

第三〇六册

明倫彙編

官常典

州牧部

幕屬部

縣令部

壹—壹〇
(卷)

壹—壹

壹—壹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六百三十五卷目錄

州牧部名臣列傳四

隋

梁毗

柳機

高勣

薛胄

樊叔略

房恭懿

辛公義

唐

姜謩

薛大鼎

郭孝恪

陳君賓

李桐客

狄仁傑

許圜師

崔義元

李惠登

張鎰

柳少安

崔琮

韋武

陸亘

杜愔

趙嬰

元亨

令狐熙

梁彥光

趙軌

公孫景茂

衛元

韋仁壽

方亮

李大亮

長孫順德

賈敦頤

田仁會

權懷恩

倪若水

羅珣

蕭定

高承簡

張署

崔衍

范傳正

後晉

郭延魯

遼

蕭文

隋

梁毗

按隋書本傳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高祖開皇初毗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迴避失權貴心由是出爲西寧州刺史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雋由此皆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還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徵爲散騎常侍

趙嬰

按隋書本傳嬰字賢通天水西人也深沉有器局略涉書史周太祖引爲相府參軍事閔帝受禪遷陝州刺史蠻酋向天王聚衆作亂以兵攻信陵梯歸嬰勒所部五百人出其不意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

柳機

按隋書本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也偉儀容有器局頗涉經史周武帝時爲魯公引爲記室及帝嗣位自宣納上士累遷少納言太子宮尹封平齊縣公從帝平齊拜開府轉司宗中大夫宣帝時遷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己託於鄭譯陰求出

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賴者百餘步蠻酋鄧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嬰益修守嬰復曰不然吾自有以安之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掩襲其所居獲南鄉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遂退明年吳明徹屢爲寇患嬰勒兵禦之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獲陳裨將單閼王足子吳朗等三人斬首百六十級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遷荊州總管長史入爲民部中大夫高祖爲丞相加上開府復拜天官都司會俄還

太宗伯及踐阼嬰授驪紱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戶拜相州刺史朝廷以嬰晚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視事未幾以忤旨尋出爲陝州刺史俄轉冀州刺史甚有威德哭嘗有疾百姓奔馳爭爲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俗薄井井多姦詐哭爲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爲常法嘗有人盜嬰田中高者爲吏所執哭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而遣之令人載高一車以賜盜者盜者愧惡過於重刑其以德化民皆此類也上幸洛陽陽來朝上勞之曰冀州大藩民用殷實卿之爲政深副朕懷哭聞皇九年卒時年六十八

柳機

按隋書本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也偉儀容有器局頗涉經史周武帝時爲魯公引爲記室及帝嗣位自宣納上士累遷少納言太子宮尹封平齊縣公從帝平齊拜開府轉司宗中大夫宣帝時遷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己託於鄭譯陰求出

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賴者百餘步蠻酋鄧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嬰益修守嬰復曰不然吾自有以安之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掩襲其所居獲南鄉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遂退明年吳明徹屢爲寇患嬰勒兵禦之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獲陳裨將單閼王足子吳朗等三人斬首百六十級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遷荊州總管長史入爲民部中大夫高祖爲丞相加上開府復拜天官都司會俄還

太宗伯及踐阼嬰授驪紱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戶拜相州刺史朝廷以嬰晚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視事未幾以忤旨尋出爲陝州刺史俄轉冀州刺史甚有威德哭嘗有疾百姓奔馳爭爲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俗薄井井多姦詐哭爲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爲常法嘗有人盜嬰田中高者爲吏所執哭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而遣之令人載高一車以賜盜者盜者愧惡過於重刑其以德化民皆此類也上幸洛陽陽來朝上勞之曰冀州大藩民用殷實卿之爲政深副朕懷哭聞皇九年卒時年六十八

柳機

按隋書本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也偉儀容有器局頗涉經史周武帝時爲魯公引爲記室及帝嗣位自宣納上士累遷少納言太子宮尹封平齊縣公從帝平齊拜開府轉司宗中大夫宣帝時遷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己託於鄭譯陰求出

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賴者百餘步蠻酋鄧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嬰益修守嬰復曰不然吾自有以安之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掩襲其所居獲南鄉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遂退明年吳明徹屢爲寇患嬰勒兵禦之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獲陳裨將單閼王足子吳朗等三人斬首百六十級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遷荊州總管長史入爲民部中大夫高祖爲丞相加上開府復拜天官都司會俄還

太宗伯及踐阼嬰授驪紱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戶拜相州刺史朝廷以嬰晚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視事未幾以忤旨尋出爲陝州刺史俄轉冀州刺史甚有威德哭嘗有疾百姓奔馳爭爲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俗薄井井多姦詐哭爲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爲常法嘗有人盜嬰田中高者爲吏所執哭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而遣之令人載高一車以賜盜者盜者愧惡過於重刑其以德化民皆此類也上幸洛陽陽來朝上勞之曰冀州大藩民用殷實卿之爲政深副朕懷哭聞皇九年卒時年六十八

柳機

按隋書本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也偉儀容有器局頗涉經史周武帝時爲魯公引爲記室及帝嗣位自宣納上士累遷少納言太子宮尹封平齊縣公從帝平齊拜開府轉司宗中大夫宣帝時遷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己託於鄭譯陰求出

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賴者百餘步蠻酋鄧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嬰益修守嬰復曰不然吾自有以安之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掩襲其所居獲南鄉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遂退明年吳明徹屢爲寇患嬰勒兵禦之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獲陳裨將單閼王足子吳朗等三人斬首百六十級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遷荊州總管長史入爲民部中大夫高祖爲丞相加上開府復拜天官都司會俄還

外於是拜華州刺史及高祖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阼進爵建安郡公邑二千四百戶徵為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然當近侍無所損益在職數年復出為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其干述尚關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文成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並為外職未幾還州前後作牧俱稱寬惠後數年以疾徵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十六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諡曰簡

元亨

按隋書本傳亨字德良一名孝才河南洛陽人也父季海魏司徒馮翊王亨年十二魏恭帝在儲宮引為交友釋褐千牛備身大統末襲爵馮翊王邑千戶俄遷通直散騎常侍歷武衛將軍勳州刺史改封平涼王周閔帝受禪例降為公明武時歷隴州刺史御正大夫小司馬宣帝時為洛陽刺史高祖為丞相相遇尉遲迥作亂洛陽人梁康邢流水等舉兵應迥旬日之間眾至萬餘州治中王文舒潛與梁康相結將圖亨亨陰知其謀乃還關中兵得二千人為左右執文舒斬之以兵襲擊梁康邢流水皆破之高祖受禪徵拜太常卿增邑七百戶尋出為衛州刺史加大將軍衛士俗薄亨以威嚴鎮之在職八年風化大洽後以老病表乞骸骨吏人詣闕上表請留臥治上嗟歎者久之其年亨以篤疾重請還京歲餘卒於家諡曰宣

高勳

按隋書本傳勳字敬德渤海蓊人也齊太尉清河王岳之子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為齊祖所愛年七

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為青州刺史歷右衛將軍領軍大將軍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樂安王性剛直有才幹甚為時人所重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為周師所敗勳奉太后歸鄴勳後主五品已上家累悉置三臺之上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則燒之此輩惜妻子必當死戰可敗也後主不從遂棄鄴東遁勳恆後殿為周軍所得武帝見之與語大悅因問齊亡所由勳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亦為之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為丞相謂勳曰齊所以亡者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鄰境宜善自愛以勸檢校揚州事後拜楚州刺史民安之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勳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賴之七年轉光州刺史上取陳五策高祖嘉之答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勳為行軍總管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隴右諸羌數為寇亂朝廷以勳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威惠民夷悅附其山谷間生羌相率詣府稱謁前後至者數千餘戶豪猾屏迹路不拾遺在職數年稱為治理後遇吐谷渾來寇勳遇疾不能拒戰賊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勳亡失戶口又言受羌饋遺竟坐免官後卒於家時年五十六

令狐熙

按隋書本傳熙字長熙煥煌人也代為西州豪右父整仕周官至大將軍始豐二州刺史熙性嚴重有雅量起家以通經為吏部上士尋授都督輔國將軍轉夏官府都上士俱有能名及武帝平齊以畱守功增

邑六百戶進位儀同歷司勳吏部二曹中大夫甚有當時之譽高祖受禪之際熙以本官行納言事尋除司徒左長史加上儀同進爵河南郡公會蜀王秀出鎮於蜀綱紀之選咸屬正人以熙為益州總管長史未之官拜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之弊戶口簿籍類不以實熙曉諭之令自歸首至者一萬戶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為良二千石開皇四年上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州獲白鳥白鷹嘉麥甘露降於庭前柳樹八年徙為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思相與立碑頌德及上祠大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於是熙為汴州刺史下車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勒為聚落僞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稱為良政上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鄴都天下難理處也勅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為天下之最賜帛三百匹頒告天下

薛胄

按隋書本傳胄字紹元河東汾陰人也父端周蔡州刺史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襲爵文城郡公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府高祖受禪擢拜魯州刺史未之官檢校盧州總管事尋除兗州刺史及到官繫囚數百胄剖斷旬日便了固圜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者偽作高平郡守將之官官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畱詰之司馬王君復固諫乃聽諸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禁道力有部人徐俱羅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為道力偽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

悞俱羅遂語君觀日向道力以經代俱羅爲郡使君
豈容疑之君復以俱羅所陳又固請曹胃呵君觀曰
吾已察知此人許也司馬容姦當連其生君觀乃止
遂往收之道力懼而引僞其發姦摘伏皆此類也時
人謂爲神明先是兖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
濫大澤中胃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
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稷
曹以天下太平登封告禪帝王盛烈遂遣博士登太
山觀古跡撰封禪圖及儀上之高祖謙讓不許後轉
鄧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徵拜衡尉卿

梁彥光

按隋書循吏傳彥光字脩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
秦華二州刺史父顯周荆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
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與吾宗魏大統
末解褐祕書郎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累遷小
駁下大夫後轉小內史下大夫建德中爲御正下大
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邑千戶宣帝即
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增邑五百戶以陽城
公轉封一子尋進位上大夫將軍遷御正上大夫俄拜
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及高祖受禪以爲岐
州刺史兼領岐州官監增邑五百戶通前二千戶甚
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開皇二年上幸岐州悅
其能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彥光操履平直
識用凝遠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譽聞於天下
三載之後自當遷陞恐其匱乏且宜旌善可賜粟五
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
四海之內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

未幾又賜錢五萬後數歲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
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化奏課連最爲天下
第一及居相如部岐州法鄴郡雖俗人多變詐爲之
作歌稱其不能理化上聞而譴之竟生免歲餘拜趙
州刺史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
帽傷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
採請復爲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答隆
恩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
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於是狡猾
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
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
險詖安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
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
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
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評訟
愾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實
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此物資之於是人皆冠
勵風俗大改有淫陽人焦通性醜酒事親禮闕爲從
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於時
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
通遂感悟既悲且愧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
改過勵行卒爲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吏人感悅
略無諍訟後數歲卒官時年六十贈冀定青瀛四州
刺史諡曰襄子文謙嗣文謙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
嫡子例授儀同開皇十五年拜上州刺史煬帝即位
轉饒州刺史歲餘爲鄱陽太守稱爲天下之最

樊叔略

按隋書循吏傳叔略陳留人也父歡仕魏爲南兖州
刺史阿陽侯屬高氏專權將謀復之計爲高氏所
誅叔略時在若蘭遂被廢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志
氣不凡頗爲高氏所忌遂奔關西周太祖見而器之
引置左右尋授都督襲爵爲侯大冢卒宇文護執政
引爲中尉叔略多計數曉習時事護漸委任之兼督
內外累遷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後齊王
憲引爲園苑監建德五年從武帝伐齊叔略部率精
銳每戰身先士卒以功加上開府進封清鄉縣公邑
千四百戶拜汴州刺史號爲明決宣帝時於洛陽管
建東京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
所定功未就而帝崩尉迥之亂高祖令叔略鎮大梁
迥將宇文威來寇叔略擊走之以功拜大將軍復爲
汴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位上大夫將軍進爵安定郡公
在州數年甚有聲譽鄴郡俗薄號曰難化朝廷以叔
略所在著稱遷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
褒美之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百姓爲之
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吏
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其德政

趙軌

按隋書循吏傳軌河南維陽人也父肅魏廷尉卿軌
少好學有行檢周蔡王引爲記室以清苦聞遷衛州
治中高祖受禪轉齊州別駕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持
節使者卻陽公梁子恭狀上高祖嘉之時衛王爽爲
原州總管上見爽年少以軌所在有聲授原州總管
司馬後數年遷硤州刺史撫輯萌夷甚有恩惠尋轉
壽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修軌於是

勸課人吏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鄉里卒於家時年六十二

房恭懿

按隋書循吏傳恭懿字慎言河南洛陽人也恭懿性沈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釋褐開府參軍事歷平恩令濟陰守並有能名會齊亡不得調尉迴之亂恭懿預焉迴敗府於家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政為三輔之最上聞而嘉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有異績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盧愷復奏恭懿政為天下之最上甚異之因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為刺史豈止為一州而已當令天下模範之卿等立師教也上又曰房恭懿所在之處百姓視之如父母朕若置之而不賞上天宗廟其當責我內外官人宜知我意於是下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出宰百里毗贊二藩善政能官標映倫伍班條按部實允屬委以方岳聲實俱美可使持節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未幾會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迴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朋黨曲相薦舉上大怒恭懿竟得罪配防嶺南未幾徵還京師行至洪州遇患卒論者於今冤之

公孫景茂

按隋書循吏傳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為襄城王長史兼行參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為

書庫後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及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詔徵入朝訪以政術拜汝南太守郡發轉曹州司馬在職數年以老病乞骸骨優詔不許俄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撤減俸祿為饋粥湯藥分賑濟之賴全活者以千數上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幾景茂以實對上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賜物三百段詔曰景茂修身潔己者宿不虧作牧化人聲績顯著年終考獨為稱首宜升戎秩兼進藩條可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事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輦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為良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諡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義

按隋書循吏傳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徵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史公義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

學生以勤苦著稱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高祖作相授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舍人事賜爵安陽縣男邑二百戶轉駕部侍郎使往江陵安輯邊境七年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士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為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名其親戚而諭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人有遇病者事就使君其家無親屬因畱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為慈母後遷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囚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二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問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繫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間之咸自款服後有欲諍訟者其鄉閭父老連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於滄海皆苦水災境內大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曹則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年進充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入

州境預令屬公義公義各曰奉詔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陳衡之及煬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為黃門侍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關訴冤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為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時年六十二子融

衛元

按隋書本傳元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為記室武帝親總萬機拜益州總管長史仁壽初山獠作亂出為資州刺史以鎮撫之元單騎造其營謂群獠曰我刺史衛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萬餘口高祖大悅賜銀二千疋除遂州總管仍令劍南安撫煬帝即位復徵為衛尉卿諸獠攀戀數百里不絕各揮涕而去

唐

姜暮

按唐書本傳暮秦州上邽人隋大業末為晉陽長高祖在太原暮謂所親曰隋政亂將以必有聖人受之唐公負王霸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乃深自結及大將軍府建引為司功參軍從平霍邑絳郡兵遂度河暮部勒一夕濟高祖歎其略進平長安除相國曹參軍長道縣公薛舉寇秦州以暮山西豪望詔安撫隴外委以便宜乃與實軌出散關下河池漢陽遇薛舉與戰軌敗暮還朝為員外散騎常侍後仁果平擢秦州刺史帝曰昔人稱衣錦故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以靖之暮至撫邊俗以恩

信盜賊衰止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改守隴州以老去職貞觀元年卒贈岷州都督諡曰安子確

韋仁壽

按唐書循吏傳仁壽京兆萬年人隋大業末為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得罪者皆自以韋君所論死無恨高祖入關遣使者徇定蜀承制擢仁壽嶺州都督府長史南寧州納款朝廷歲遣使撫接至率食香邊人苦之多叛去帝素聞仁壽治理詔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嶲詔歲一按行慰勞仁壽將兵五百人循西洱河開地數千里稱詔置七州十五縣倉案皆來賓見即授以牧宰咸令簡嚴人人安悅將還會長泣曰天子藉公鎮撫奈何欲去我仁壽以池壁未立為解諸會即相率築城起廨南旬略具仁壽乃告以實曰吾奉詔第撫循庸敢擅留夷夏父老乃悲啼祖行遣子弟隨貢方物天子大悅仁壽請徙治南寧州假兵遂撫定詔可救益州給兵護送刺史實軌疾其功詠言山獠方叛未可以遠略不時遣歲餘卒

薛大鼎

按唐書循吏傳大鼎字重臣蒲州汾陰人父粹為隋介州長史與漢王諒同反誅大鼎貴為官奴流辰州用戰功得還高祖兵與謁見龍門因說帝絕龍門軍永豐倉就食傳檄遠近據天府示豪傑為拊背扼喉計帝奇之時諸將已決策先攻河東故議置授大將軍府察非接出為山南道副大使開屯田以實倉廩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以大鼎為饒州道軍師引兵渡彭蠡湖以功遷涪州刺史累徙滄州無棣渠久廢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里民歌曰新溝通舟

棹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從行今驕驍美哉薛公德榜被又疏長蘆漳衡三渠泄汗潦水不為害是時鄭德本在瀘州賈敦頤為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碑銘脚刺史末徵中遷銀青光祿大夫行荊州大都督長史卒諡曰恭

方亮

按浙江通志亮雉山人初汪華據歙稱王睦州已為歙有及武德初杜伏威命王雄誕平歙而復睦州用亮為刺史賜詔曰本司刺史方亮往因喪亂保據邑士識達事機早歸朝化充當唐初嘗不因朝命為刺史其後納土歸化免其鄉里屠戮之苦誠節彰若是可嘉也唐史逸之

郭孝恪

按唐書本傳孝恪陽翟人隋亂率少年數百附李密使與李勣守黎陽密敗勣遣孝恪送款封陽翟郡公拜宋州刺史詔與李勣經略武牢以東實建德之援洛也孝恪上調秦王進計曰王世充力竭計窮其面縛可敗足符建德悉眾遠來糧餉阻絕殆天亡時也若固守武牢以軍汜水逐機應變禽殄必矣王然之賊平

李大亮

按唐書本傳大亮京兆涇陽人有文武才略高祖詔大亮安撫樊鄧因圖之進擊下十餘城遷安州刺史復使徇廣州至九江聞張善安以洪州反設計誘擒之入洪州無集離散因灌嬰舊城置鄉以處其衆錄功賜奴婢百口謂曰而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錄而為隸乎縱遣之帝聞善美更賜僕婢二十

遷越州都督歷西北道安撫大使

陳君賓

按唐書循吏傳君賓陳郡陽王伯山子也仕隋爲襄國通守武德初率郡聽命封東陽郡公遷邢州刺史貞觀初徙鄆州州承喪亂後百姓流冗君賓加意勞來不其月皆還自業明年四方霜潦獨君賓所治有年儲倉充羨滿庾二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穀不登糧糧少令析民房逐食聞刺史與百姓識朕此懷務相安養還有贏糧出布帛贈遺行者此知水旱常數更相拯贍禮讓興行海內之人皆爲兄弟變澆薄之風朕顧何憂已命有司錄刺史以下功最百姓養戶免今年調物是歲入爲太府少卿轉少府少監坐事免起爲虔州刺史卒

長孫順德

按唐書長孫無忌傳無忌族叔順德仕隋爲右勳衛征遼當行亡命太原素爲高祖親厚太宗將起兵令與劉弘基募士於外大將軍府建授統軍從平霍邑臨汾絳郡有功與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順德執通以獻遂定陝縣以功進左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李孝常謀反坐與交劄籍爲民歲餘帝問功臣圖見其像憐之遣宇文士及視順德順德方類然醉遂召爲澤州刺史復爵邑順德素少檢修放自如至是折節爲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餽問順德繩絕無所容遂爲民吏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占部中腴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尋坐累還第喪息女感疾甚未幾卒遣使弔之贈荊州都督諡曰襄

李桐客

按唐書張允濟傳有李桐客者亦以治稱貞觀初累爲通巴二州刺史治尚清平民呼爲慈父桐客冀州衡水人

賈敦頤

按唐書循吏傳敦頤曹州冤句人貞觀時數歷州刺史資廉潔入朝常盡室行車一乘敝甚羸馬繩轡道上不知其刺史也久之爲洛州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責之有司執不貴帝曰人孰無過吾去太甚者若悉繩以法雖子不得於父况臣得事其君乎遂獲原徙瀘州刺史州瀕漳沱澆二水歲溢盜壞至廬漫洳數百里敦頤爲立堰庸水不能暴百姓利之時弟敦實爲饒陽令政清靜吏民嘉美舊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故不徙以示寵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類踰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姦獲伏下無能欺卒於官咸亨初敦實爲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始洛人爲敦頤刻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爲太子右庶子人復爲立碑其側故號常棣碑歷懷州刺史有美跡未淳初致仕病篤子孫迎醫敦實不肯見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卒年九十餘

狄仁傑

按唐書本傳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高宗時出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入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毀千七百房止置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

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誣誤至此有詔悉謫成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出相與哭碑下四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爲立碑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特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縊而下四面成蹊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爲功冤痛徹天願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也光輔還奏仁傑不通左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悉縱就田賊聞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爲立祠

田仁會

按唐書循吏傳仁會雍州長安人祖軌隋幽州刺史封信都郡公父弘襲封至陵州刺史仁會擢制舉仕累左武侯中郎將太宗征遼東而薛延陀以數萬騎掩河內詔仁會與執失思力率兵擊敗之尾逐數百里延陀幾生得璽書嘉慰永徽中爲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而雨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母有我今田使君挺精誠今上天問中田致雨今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顧君常在今不思貧五遷勝州都督境有風賊依山剽行人仁會發騎捕格夷之城門夜開道無寇跡入爲太府少卿遷右金吾將軍所得祿估有贏輒入之官人以爲尚名然資強羣疾惡晝夜循行有絲毫好必發廷中謫問日數百京師無貴賤舉憚

之有女巫傳鬼道惑衆自言能活死人市里尊神仁會効從於邊轉右衛將軍以年老乞骸骨卒年七十八諡曰威

許圜師

按唐書許紹傳紹次子圜師有器幹研涉藝文擢進士第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龍朔中爲左承久之爲虔州刺史稍遷相州專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賕者圜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修飾更爲廉士進戶部尚書卒贈幽州都督諡曰簡

權懷恩

按唐書權萬紀傳懷恩萬紀族孫祖弘壽高祖平京師擢太僕卿盧國公懷恩以蔭累遷尚乘奉御襲爵馭人安畢羅爲高宗所寵見帝戲慢不恭懷恩奏事適見之退杖四十帝嗟賞曰良吏也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更慶萊衛邢宋五州刺史洛州長史所居威名赫然吏重足立嘗過汴州時刺史楊德幹亦以嚴稱懷恩名相埒汴橋新城立木中途止過車者懷恩道過之示德幹曰民不可止邪焉用此德幹慙服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卒

崔義元

按唐書本傳義元貝州武城人隋大業亂往見李密密不用河內賊黃君漢爲密守柏崖義元說君漢以城歸乃拜君漢懷州刺史行軍總管以義元爲司馬王世充將高毗寇河內義元擊走之以功封清丘縣公太宗討世充數用其謀東都平轉隰州都督府長

史貞觀初歷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永徽中累遷婺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眞舉兵反始碩眞自言仙去與鄉鄰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姻家章叔引妄言碩眞自天還化爲男子能役使鬼物轉相榮惑用是能幻衆自稱文佳皇帝以叔引爲僕射破睦州攻歙殘之分遣其黨圖婺州義元發兵拒之其徒爭言碩眞有神靈犯其兵輒滅宗衆兇懼不肯用司功參軍崔元籍曰仗順起兵猶無成此乃妖人勢不持久義元乃署元籍先鋒而自統衆繼之至下淮戍禽其謀數十人有星墜賊營義元曰賊必亡詰朝奮擊左右有以盾鄣者義元曰刺史而有避邪誰肯死救去之由是衆爲用斬首數百級降其衆萬餘賊平拜御史大夫終蒲州刺史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諡曰貞

倪若水

按唐書本傳若水字子泉恆州藁城人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黜陟劍南道繩舉嚴允課第一開元初爲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爲汴州刺史政清淨增修孔子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爲教誨風化興行元宗遣中人捕鵲鵲溪鳴南方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奇禽怪羽爲圖籙之玩自江嶺而南達京師水舟陸齋所飼魚蟲稻粱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邪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譴使人過取罪而賜若水帛四十段未幾入爲戶部侍郎復拜右丞相卒

李惠登

按唐書循吏傳惠登營州柳城人爲平盧軍裨將李

希烈反屬以兵三千使屯隋州惠登望州以歸卽拜刺史州數被亂人無處業惠登雖朴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之所謂害者去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政清靜居二十年田畝闢戶口日增人歌謠之於是節度使于頔狀其績詔加御史大夫升階爲上州俄檢校國子祭酒卒贈洪州都督

羅珣

按唐書循吏傳珣越州會稽人寶應初授太常寺太祝曹王皇領江西荆襄節度使常署華府累遷副使舉卒軍亂劫府庫珣取首惡十餘人斬以徇環棘延中俾投所劫庫物一日皆滿乃賞餘黨召爲奉天令中官出入係道吏緣以犯禁刑榜笞之雖死不置自是屏息擢盧州刺史民間病者捨藥藥濟淫祠珣下令止之修學宮政教簡易有芝草白雀淮南節度使杜佑上治狀賜金紫服再遷京兆尹請減平糶半以常賦充之人賴其利以老病求解徒太子賓客累封襄陽縣男卒諡曰夷

張鎰

按唐書本傳鎰字從周博州人代宗初起爲撫州刺史遷洪州刺史袁晁寇東境江介震駭鎰遣兵屯上饒斬首二千級又襲舒城賊楊昭臬之沈千載者新安大豪連結權剽州縣不能禽鎰遣別將盡殄其衆改江西道觀察使卒

蕭定

按唐書蕭瑄傳瑄字梅臣瑒曾孫以蔭起家陝州參軍事金城丞蒞事清挺歷左右司郎中爲元載所惡外遷袁潤等六州刺史大曆中有司差天下刺史治

最定與常州蕭復袁州張鑑爲第一而劾桑稼均賦稅業稼游口在鑑復右遷戶部侍郎太常卿朱泚反詭姓名張爲誕與蔣沈不浼於賊事平擢太子少師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師

柳少安

按福建通志少安建中三年以秋官員外郎來刺州事精天文地理嘗按部至龍溪謂本州別駕陳謨曰此地可建州治遂具疏請於朝未允貞元二年觀察使盧杞復錄前疏上之制曰可遂移州於龍溪今賴之

高承簡

按唐書高崇文傳崇文子承簡少事忠武軍後更隸神策以崇文平蜀功除嘉王傅兼度征蔡奏署牙將蔡平諂析上蔡鄆城遂平西平四縣爲潞州拜承簡刺史治鄆城始開屯田列防唐瀕潞綿地二百里無復水敗皆爲畝田先是賊聚武宮以夸戰勞承簡夷其丘冢家財以葬并備官備組豆歲時行禮野有菽實民得以食將吏立石頌功遷邢州刺史觀察府責賦尤急承簡代下戶數百輸租遷宋州會宣武將李峇反遣使責財於宋承簡囚之前後數輩輒繫獄一日并出斬於牙門威震部中旁悉兵攻之宋有三城南城陷承簡保北兩城數與賊礮會徐州救至峇爲李質所執兵遂潰拜兗海沂密節度使

崔宗

按陝西通志宗字君濟博陵人自長安令擢同州刺史歲歉設里倉三百所賑救俗薛尚奢靡以致久暴骸骨瑯玕論懇至於薄葬者九百家俗爲頓易凡

豪奪鄉悍陰持吏失朋搆訟獄者盡置以法郡自兵後城隍殆盡宗大興版築民皆悅使忘勞不旬月城成

張署

按江西通志署河間人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累遷刑部員外郎改虔州刺史民俗朋黨殺牛又多捕鳥雀魚鼈期放生爲福署一切禁絕之牧民以禮一時觀聽從化偶度支符下折民戶租歲徵錦六千疋比郡承命惶怖署獨疏言嶺民不識蠶桑難以供辦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噉謹爲謝改澧州刺史

韋武

按唐書韋挺傳挺會孫武廕補右千牛累遷長安丞德宗幸梁州委妻子奔行在除殿中侍御史轉刑部員外郎後爲絳州刺史鑿汾水灌田萬三千餘頃璽書勞勉憲宗時入爲京兆尹卒贈吏部尚書

崔衍

按唐書本傳衍字著深州安平人天寶末擢明經調富平尉尋調清源令勸民力田懷附流亡觀察使馬燧表其能徙美原歷蘇號二州就居陝華間而賦數倍入衍曰太重裴延齡領度支方聚斂私謂衍前刺史無發明公當止衍不聽復奏州部多嚴田又郵傳劇道屬歲無秋民舉流亡不獨減租額人無生理臣見長吏之患在因循不以聞不思陛下不憂恤也思申請不實不患朝廷不矜貸也陛下拔臣大州寧欲視民困而願望不言哉德宗公其言爲詔度支減賦遷宣歙池觀察使簡靜爲百姓所懷幕府奏聘皆有

名士後多顯於時卒年六十九贈工部尚書先是天下以進奉結主恩州藏耗竭韋卓劉贊裴肅爲之倡贊死衍代之舊貢金錫凡十八品皆倍直市於州民匿多逃去衍至蠲革之居十年嘗用度府庫充衍及穆贊代州以錢四十萬緡假民賦故雖旱人不流捐由行蓄積有素也路應爲觀察使以衍有惠在民言狀元和元年詔書褒美賜一子官云諡曰懿

陸巨

按唐書本傳巨字景山蘇州吳人元和三年策制科中第補萬年丞遷太常博士累遷戶部郎中太常少卿歷充蔡號蘇四州刺史浙東觀察使徙宣歙太和八年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巨文明嚴重所到以善政稱初爲兖州對延英具陳節度分兵屯屬州刺史不能制故易亂帝因詔屯士得謀刺史溫州瀕海經賊亂奪官吏半祿代民租後相訟更以爲姦巨還官全粟繩賊罪吏畏而賴之

范傳正

按唐書本傳傳正字西老鄧州順陽人舉進士宏辭皆高第授集賢殿校書郎歷歙湖蘇三州刺史有殊政進拜宣歙觀察使

杜愔

按唐書杜佑傳佑于式方式方子愔咸通中爲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處士辛讓自廣陵來見愔勸出家屬獨以身守愔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士生死共之衆聞皆泣下愔之聞難完濟城墮閱器械無不具賊將李國易愔勇士百人欲入封府庫愔爲好言厚禮迎勞賊不虞愔之謀也明日伏

甲士三百募穽場賊皆殲焉國怒傳城戰愾殺數百人圍退壁城西助聞益其兵而以書射城中促降會夜愾擊鼓乘城大呼圍氣奪奔還徐州未幾賊焚淮口晝夜戰不息愾乃請救於成將郭厚本賊解去浙西節度使杜審權遣將以兵千人來援反爲圓軍所包一軍盡沒愾使人間道走京師詔戴可師以沙陀吐渾兵二萬招討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牙將李湘屯淮口與郭厚本合爲圓所敗湘等並沒於是援絕賊乃以鐵鎖絕淮流梯衝乘城糧盡爲薄饑以給懿宗遣使加愾檢校右散騎常侍勉以堅守助遣圓入城見愾約降愾怒殺之助復遣之書愾答書言安祿山朱泚等終底覆滅者以陰攜其黨勸累攻不得志會招討使馬舉率兵至遂解去圓凡十月愾拊循士皆殊死奮而辛讜冒圍出入糾輯援師卒完一州時稱爲難賊平愾遷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卒

後晉

郭延魯

按五代史本傳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爲沁州刺史者九年爲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禦爲將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朱守殷反從攻汴州以先登功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爲沁州者九年民到於今思之吾今幸得爲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卒於官當是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爲言以謂方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爲害

不細而延魯父子特以善政著焉

遼

蕭文

按遼史本傳文字國華壽隆未知易州兼西南安撫使高陽土沃民富吏其邑者每黷於貨民甚苦之文始至悉去舊弊務農桑崇禮教民皆化之時大旱百姓憂甚文禱之輒雨屬縣又蝗議捕除之文曰蝗天災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飛去遺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爲鳥鵲所食會霖雨不止文復隨禱而霽是歲大熟朝廷以文可大用遷唐古部節度使高陽勒石頌之後不知所終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六百三十六卷目錄

州牧部名臣列傳五

宋

馮瓚

王濟

溫仲舒

張詠

李允則

梁鼎

魏琰

周湛

王克臣

林鑒

馮行己

沈邁

种世衡

陸詵

曾鞏

張田

許將

魯有開

畢仲游

章象

胡舜陟

樓异

洪邁

辛仲甫

宋瑤

吳元載

劉審瓊

劉師道

安守忠

陳希亮

薛奎

程戡

陶弼

李孝基

趙尚寬

馬從先

范純仁

歐陽棐

蘇軾

王觀

盧士宏

范純禮

霍端友

王漢之

韓彥直

洪邁

黃震

陳宏

單煦

蕭燧

趙崇憲

趙景緯

王十朋

官常典第六百三十六卷

州牧部名臣列傳五

宋

馮瓚

按宋史本傳瓚字禮臣齊州歷城人風神俊爽有吏材太祖甚寵之擢拜左諫議大夫出知舒州境內有菰蒲魚鼈之饒居民採以自給防禦使司趙盡征之瓚奏奪民利請蠲除從之建隆四年春徙知廬州乾德三年以本官充樞密直學士時劍外初平卒有亡命者散匿為盜命瓚知梓州無何蜀軍校上官進率亡命三千餘人掠民數萬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鎗挺相擊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且自潰矣城中止有雲騎兵三百令分守城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於市誘其餘黨千餘人並釋其罪境內復安

辛仲甫

按宋史本傳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少好學長能

吏事俸委儀器局沉厚周廣順中郭崇掌親軍領武定節制署仲甫掌書記太祖受命仲甫又隨崇為平盧軍節度判官崇卒改鄆齊觀察判官乾德五年入拜右補闕出知光州州有橫河與城直會霖潦暴疾水溢潰廬舍仲甫集船數百艘軍資民儲皆賴以濟六年移知彭州州卒誘營兵及諸屯戍謀以長春節宴集日為亂屬春初仲甫出城巡視見壕中草深意可藏伏命燒薙之兇黨疑謀泄有自首者擒百餘人盡斬之先是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蔭行路郡人德之名為補闕柳太祖問羣臣文武兼資者為誰趙普以仲甫對徙益州兵馬都監代還選為三司戶部判官

王濟

按宋史本傳濟字巨川饒陽人父恕開寶中知秀州會盜起城陷為盜所殺將并害濟濟伏柩號慟謂賊曰吾父已死吾安用生為但恨力不能殺汝以報父讎爾賊義之捨去既而官軍大集濟脫身謁其帥朱乙陳討賊之計乙嘉之後知杭州郡城西有錢塘湖溉田千餘頃歲久湮塞濟命工濬治增置斗門以備潰溢之患仍以白居易記刻石湖側民利之大中祥符三年徙知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屬歲旱民饑躬督官吏為糜粥日親嘗而給之錄饑民為州兵全活甚衆

宋瑤

按宋史本傳瑤字寶臣華州渭南人乾德中解褐青城主簿擢著作佐郎知綿州太宗即位召對賜緋魚復出知秦州有善政就拜監察御史充陝西轉運使

以韋寬代知秦州璫去州未百日寬坐事繫獄上以璫前有治績賜錢五十萬再命知秦州安集諸戎部內清肅雍熙初轉比部員外郎在任凡六年俄遷屯田郎中知益州屬歲饑多盜璫始至以方略擒捕招緝盜皆首伏屏息下詔嘉獎端拱初以璫為西川轉運使加左諫議大夫改知陝州淳化中三吳歲饑疾病民多死擇長吏養治之命璫知蘇州璫豐碩素病足至州地卑濕疾益甚人或勸其謝疾北歸璫曰天子以民病俾我緩撫我以身病而辭焉非臣子之義也既而太白犯南斗曰斗為吳分民方饑天象如此長吏得無咎乎四年卒年六十一上聞之嗟悼錄其子明遠為蒲城主簿俾護其喪歸葬焉

溫仲舒

按宋史本傳仲舒字秉陽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吉州再遷祕書丞知汾州坐事除名未幾復起為右贊善大夫通判睦州淳化四年知秦州先是俗雜羌戎有兩馬家采藏泉波等部唐末以來居於渭河之南大洛小洛門岩多產良木為其所據歲調卒採伐給京師必以貨假道於羌戶然不免攘奪甚至殺掠為平民患仲舒至部兵歷按諸砦諭其酋以威信諸部獻地內屬既而悉徙其部落於渭北立堡砦以限之民感其惠為畫像祠之及命知鳳翔薛惟吉與仲舒對易其任連知興元江陵二府加給事中會內侍藍繼宗使秦州還言得地甚利乃名仲舒拜戶部侍郎

吳元載

按宋史吳延祚傳延祚子元載建隆初授太子右春

坊通事舍人賜緋魚袋太平興國九年擢為西上閣門副使出知陝州雍熙三年徙知秦州州民李益者為長道縣酒務官家饒於財僮奴數千指恣橫持郡吏短長吏而下皆畏之民負息錢者數百家郡為督理如公家租調獨推官馮伋不從益遣奴數輩伺伋按行市中拽之下馬因毀辱之先是益厚賂朝中權貴為庇護故累年不敗及伋屢表其事又為郎吏所匿不得達後因市馬譯者附表以聞譯因入見上其表帝大怒詔元載逮捕之詔書未至京師權貴已報益益懼亡命元載以聞帝愈怒詔州郡物色急捕之獲於河中府民邦氏家鞠於御史府具得其狀斬之盡沒其家益子仕衡先舉進士任光祿寺丞詔除籍終身不齒益之伏法民皆飯僧相慶淳化二年加領富州刺史

張詠

按宋史本傳詠字復之濮州鄆城人太平興國五年舉進士乙科出知益州時李順搆亂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緩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為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汝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繼恩帳下卒縋城夜遁吏執以告詠詠不欲與繼恩失權即命繫投魯井人無知者時寇略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

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而不聚仕宦諫察郡人張及李敗張達者皆有學行為鄉里所稱遂敦勉就學而二人者悉登科士由是知勸民有課訴者詠灼見情偽立為判決人皆厭服好事者編集其辭鏤板傳布詠嘗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則無不審矣其為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咸平二年夏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聚為盜則為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有民家子與婦婿訟家財婿言妻父臨終此子裁三歲故見命掌資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婿詠覽之索酒酹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婿人皆服其明斷知宋興軍府五年馬知節自益徙延州朝議擇可代者真宗以詠前在蜀治行優異復命知益州仍加刑部侍郎樞密直學士就遷吏部侍郎轉運使實觀上其治狀有詔褒美會遣謝濟巡撫西蜀上因令傳詠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歸朝復享三班領簽聞檢院詠中歲塲生腦頗妨巾櫛求知頴州真宗以其公直有時望再任益部皆以政績聞不當蒞小郡令中書召問將委以青社或真定令其自擇詠辭不受遂命知昇州大中祥符初加左丞三年春州民以詠秩滿借留就轉工部尚書令再任是秋以江左早歉命充昇宣等十州安撫使

劉寄境

按宋史本傳寄境涿州范陽人太祖受禪補殿直從平澤潞改供奉官開寶中出知鎮州七年太宗征河東駐蹕月餘儲待無闕遷領州刺史知潭州州素多火日調民積水爲防民甚勞之寄境至悉罷之以爲民便徙知河陽淳化三年受代歸陳袁老之正受郡符上閱其舊人授坊州刺史至道三年卒於官

李允則

按宋史本傳允則字垂範濟州團練使謙博子也少以材略聞蔭補衙內指揮使改左班殿直累遷供備庫副使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篡歛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輪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爲定制民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情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繇是山田悉聖湖南餽發官庫先賑而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驗月則餽者無及矣明年薦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爲質乃得發庫賸糴因募饑民堪役者募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擾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湖南民列允則治狀請卹堯叟以聞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洛苑副使知澶州允則巡視州境落澤陽湖葺營舍間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斯冰代砲

契丹遂解去真宗復召謂曰頃有言即落井葺屋爲勞民者及契丹至始見善爲備也契丹通好徙知瀛州上言朝廷已許契丹和議但擇邊將謹誓約有言和好非利者請一切斥去真宗曰茲朕意也遷西上閣門副使何承矩爲河北緣邊安撫提點榷場及承矩疾詔自擇代乃請允則知雄州初禁榷場通異物而遷者得所易珉玉帶允則曰此以我無用易彼有用也縱不治遷東上閣門使契州刺史河北既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主曰南朝尚修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雄州爲安撫使其人長者不足疑既有詔詰之允則奏曰初通好不即完治恐他日頽圯因此廢守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爲然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岳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自徹去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與版築揚言以護祠而卒就關城浚壕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中始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木西山大爲倉庫營舍始教民陶瓦甕標里置置廊市邸舍水甕城上悉累甍下環以溝塹蒔麻植榆柳廣間承輸所修屯田架石橋構亭榭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修祀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北舊多設陷馬院城上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命徹樓夷院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垣短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險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墓下顧謂僚佐

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中觀允則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奴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騾廐下使遁去即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爲契丹所誅嘗宴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行酒不輟副使請救不答少頃火熄命悉焚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兵數已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微火甚嚴方晏而焚必姦人所爲舍宴而救事或不測又得譯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得謬矣呼主吏按籍實數與之謀請加減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紬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金財力地里委曲以爲報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爲怯踰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他謀欲以毆人爲質驗比得報以爲妄乃殺謬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即歸卒乃斬以徇歷四方館引進使高州團練使天禧二年以客省使知鎮州徙潞州仁宗即位領康州防禦使天聖六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差不畜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設施雖寓於遊觀亭傳間後人亦莫敢墮至於國信往來費用

儀式多所裁定晚年居京師有自契丹亡歸者皆命舍允則家允則死始寓樞密院大程官營

劉師道

按宋史本傳師道字損之一字宗聖開封東明人雍熙二年舉進士初命和州防禦推官歷保寧鎮海二鎮從事遷殿中丞出知彭州就加監察御史轉運使劉錫馬襄上其治跡召歸會浦洛之敗奉詔劾白守榮輩獄成太宗獎其勤賜緋魚真宗嗣位進秩度支咸平初范正辭薦其材堪長民徙知潤州大中祥符二年以兵部郎中知潭州還太常少卿師道敏於吏事所至有聲吏民畏愛長沙當湖嶺都會頡頏析滯案無留事歲滿復加樞密直學士換左司郎中留一任七年李應機代還應機未至郡六月師道暴病卒

梁鼎

按宋史本傳鼎字疑正益州華陽人知吉州民有蕭甲者豪猾爲民患鼎暴其凶狀杖脊黥面徙遠郡太宗尤賞其強幹代還賜緋魚舊例當給銀寶瓶帶太宗特以犀帶賜之記其名於御屏淳化中上言曰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乃堯舜氏所以得賢人治天下也三代而下典章尚存兩漢以還治革可見至於唐室此道尤精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人思激厲績效著聞五代兵革相繼禮法陵夷顧惟考課之文祇拘州縣之輩黜陟既異名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略蔑聞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理寔成苟且之風是致水旱薦臻獄訟填溢欲望天下承平豈可得也伏惟陛下

繼二聖之丕圖爲億兆之司牧念百官之未乂思四海之未康特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矣俄爲開封府判官

安守忠

按宋史本傳守忠字信臣并州晉陽人建隆四年湖南初平命爲未州刺史乾德中護河陰屯兵蜀平太祖祖知遠俗苦苛虐南鄭爲走集之地故特命守忠知興元府以撫綏之四年改漢州刺史時寇難甫平使車旁午公帑不足守忠出私錢以給用每遣使太祖必戒之曰安守忠在蜀能律己以正汝行見之當效其爲人也開寶初改漢州刺史會河決澶州命守忠副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役河決遂塞五年知遼州民有陰召并寇謀內應者事泄守忠悉斬以徇九年命將征太原守忠受詔與孫晏宣由遼州入既而與路羅若監押馬繼恩遇乃相與會兵入賊境燔若四十餘獲牛羊數千議將深入會上崩乃班師太平興國初移知靈州在官凡七年雍熙二年改知易州徙夏州每西戎犯邊戰無不捷錄功就拜漢州團練使端拱中知滄州改瀋州兼高陽關駐泊部署遷瀋州防禦使初守忠嘗夢一漢字方丈餘及領是郡幾二十年於是始寤淳化二年徙知雄州方與僚佐宴飲有軍校謀變擐甲及闔閭者倉卒入白守忠言笑自若徐顧坐客曰此輩酒狂爾擒之可也人服其量焉明年加耀州觀察使兼判雄州未幾召還條陳邊事敷奏稱旨賜錢五百萬五年又知滄州至道初移雄州三年復知滄州拜威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徙宋州兼制置營田使威德兼著吏民不忍其去咸平三年入

觀遣還未行舉卒年六十九贈太尉

魏玘

按宋史魏玘傳玘字子浩以父恩授祕書省正字爲吏強敏名齊於雍熙知壽州滁州壽州盜殺寺童子有司執僧客服玘憫其非罪命脫械縱去一府爭以爲不可後數日得眞盜富人犯法當死而死獄中玘曰是當欺匿星籍孤弱窮者財所以自斃觀不可窮治爾其吏受賕而爲之謀乎後有告者如玘所料累官司農卿知福州徙廣州以疾告得知江寧府

陳希亮

按宋史本傳希亮字公弼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豪凜欲亡去希亮以半城率離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服待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竹山甲不能戰所至爲暴或疑爲盜告希亮盜入境且及門希亮即勒兵阻水拒之命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皆欲斬甲以徇希亮獨治爲暴者十餘人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刺賊黨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贊捕之德贊既失黨軍子遂圍竹山民賊所害全者曰向氏殺父子三人泉首南陽市曰此黨軍子也希亮察其寃下德贊獄未服黨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贊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爲元吳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諷察出入饑寒且死希亮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希亮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遂盡希亮像祠焉代還

執政欲以爲大理少卿希亮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爲宿州州騰計爲橋水與橋爭

常填丹希亮始作飛橋無柱以便往來詔賜緣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於泗州皆爲飛橋皇祐元年

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憊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耀都轉運使魏瓘効希亮

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希亮乞廷辨既對仁宗直希亮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希

亮希亮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爲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壩且決希亮悉名河上使者發禁兵捍

之慮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希亮堅臥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句晝劫張郭鎮執濮州

通判井淵仁宗以爲憂問執政可用者未及對仁宗曰朕得之矣乃以希亮爲曹州不逾月悉擒其黨徙

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逐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皆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爲

不利者希亮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之懼希亮益加親信皆

感德指心誓爲希亮死改提點刑獄江東遷度支郎中徙河北

周湛

按宋史本傳湛字文淵鄧州穰人知虔州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初江湖民嗜良人鬻嶺外爲奴婢湛至設方略搜捕又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人給飲食還其家徙京西路鄧州美陽墾歲役工數十萬澆州縣職出而利不及民湛奏罷之拜右諫議大夫使契丹辭不行知襄州襄人不善閹瓦率爲竹屋歲久侵

據官道簷廡相逼火數爲害湛至度其所侵悉毀撤之自是無火患

薛奎

按宋史本傳奎字宿藝絳州正平人知永州州有錢監歲調兵三百人采鐵而歲入不償費奏聽民自采而所輸輒倍之擢三司戶部副使與使李士衡爭論事改直昭文館知延州趙元昊每遣使至京師請奉予吏因市禁物隱關算爲姦利奎廉得狀請置蜀道緣帛於關中轉致給之改秦州州宿重兵經費常不足奎務爲儉約教民水耕謹商算歲中積粟三百萬

征算餘三千萬聚民隱田數千頃得芻粟十餘萬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成都民婦訟其子不孝詰之乃

曰貧無以爲養奎出俸錢與之戒曰若復失養吾不貸汝矣其母子遂如初嘗夜燕有戍卒殺人皆奔走奎密遣捕殺之坐客莫有知者臨事持重明決多

此類也

王克臣

按宋史王審琦傳審琦孫克臣字子難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京東多盜克臣請以便宜處決遂下諸郡使械送尤桀者斬以徇盜爲少袁河決曹村克臣壅築隄城下或曰河決澶淵去鄆爲遠且州徙於高八十年不知有水患安事此克臣不聽役愈急隄成水大至不沒者才尺餘復起甬道屬之東平王陵埽人得趨以避水事寧皆繪像祀之進天章閣待制徙知瀛州有告外間入境密旨趣具獄林連甚衆克臣陰緩之已而得爲聞者於他道徙知太原王中正西討罔功而誣克臣姑息士卒使無固志黜爲單州明年

拜工部侍郎

程戡

按宋史本傳戡字勝之許州陽翟人寶元初擢陝西都轉運使未幾知渭州陝西有保毅軍人苦其役戡奏曰保毅在鄉兵外不黥而有籍所以佐邊備也已隸保捷而保毅籍如故州縣以供力役率困憊至破析財產舊田者猶數戶出一夫民不勝苦因詔私役保毅者以計備律坐之進樞密直學士

林榮

按宋史本傳榮字端父福州福清人知連州康定初上封事曰古者民爲兵而今兵食民古馬寓於民而今不習馬此兵與馬之大患也請附唐用兵之法四斂一民部以爲軍閑耕田里被甲皆兵因命其家咸得畜馬私乘休服官爲調習則人便干戈馬識行列又行陣無法而出於臨時將無素備而取於倉卒軍不予權而監以宦侍若是者雖得古之材使循今之法亦必屢戰而屢敗又請備蠻籍土民爲兵柵要衝購徭人使守禦徙淮安軍程琳嘗禁蜀人不得自爲渠堰槩秦罷之又言蜀饑願罷川峽漕發常平粟貸民租募富人輕粟價除商旅之禁使通貨相資官至集賢校理卒

陶弼

按宋史本傳弼字商翁永州人知邕州邕經僊寇并陞蕩然人不樂其生弼緩輯惠養至忘其勸諸洞獻土物未內附弼降意撫答謝其贊皆感悅無犯邊者邕地卑下水易集夏大雨彌月弼登城以望三邊皆漫爲陂澤壑壑垠江三門諭兵民即高避害俄而水

大至溺身先服面名僚吏賦役爲土囊千餘置道上

水果從賣入隨寨之城雖不壞而人皆乏食則爲發

庫以振於內方舟以儲於外水不及女牆者三板旬

有五日乃退公私一無所失亡自橫潯以東數州皆

沒溺久於邑請便郡徙鼎州章惇經理五溪蠻事薦

爲辰州遷皇城使降北江彭師宴授忠州刺史郭達

南征轉弼康州團練使復知邕州民再罹禍亂散匿

山谷弼率百騎深入左江峒民知其至扶老攜幼以

歸達帥官軍臨富良江使弼殿交人納款達欲班師

恐爲所襲乃以計夜起軍不整騎步相蹈藉亂行賊

隔江陵伺覘知弼殿弗敢追弼申令帳下毋動遲明

結除徐行達賴以善還建所得廣源峒爲順州挑榔

爲縣進弼西上閣門使留知順州去邑二千里多

人

馮行己

按宋史馮拯傳拯子行己字肅之以父任爲右侍禁

涇原路駐泊都監知憲州因治狀增秩歷石保霸冀

莫五州所至有能稱皇祐中知定州韓琦薦爲西路

鈴轄徙代州管幹河東緣邊安撫事夏人掠麟州蕃

部且盜耕屈野河西田遇官軍連邏者輒聚射詔行

已討之行己言此姦民無忌憚非君長過不宜以細

故啓大釁但加戒戢足矣五臺山寺調廂兵義勇繕

葺爲除和耀穀三萬行己謂不可捐歲入之儲以事

不急之務進西上閣門使

李孝基

按宋史李迪傳迪孫孝基字伯始知隨州所治雖劇

然事來亟斷不爲證左回任甫日中庭已空矣或問

其術曰無他省事耳聞中江水潞城幾沒郡吏多引

避孝基率其下決水歸旁谷城賴以全舒吏受賂驚

獄以殺人罪加平民孝基劾治三日得其情迺抵吏

罪累官光祿卿

沈邁

按宋史本傳邁字文通錢塘人知越州徙杭州明於

吏治令行禁止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錢錄孤女數

百人倡優養其家子者奪歸其父母善遇察案皆甘

樂傾盡爲之耳目刺閭巷長短纖悉必知事來立斷

禁捕西湖魚鼈故人居湖上蟹夜入其籬間適有客

會宿相與食之且詣府達迎語曰昨夜食蟹美乎客

笑而謝之小民有犯法情稍不善者不問法輕重輒

刺爲兵姦猾屏息提點刑獄鞠真卿將按其狀邁爲

稍弛而刺者復爲民召開封府遷龍圖閣直學士

治如在杭州

趙尚寬

按宋史循吏傳尚寬字濟之河南人參知政事安仁

子也知忠州俗畜蠶殺人尚寬揭方書市中教人服

藥募索爲蠶者窮治實於理大化其俗嘉祐中以考

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田不耕土曠民

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尚寬曰土曠可益

聖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

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

頃又放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

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

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爲膏腴增戶積萬餘尚寬勸於

農政治有異等之效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交上其

事仁宗聞而嘉之下詔褒焉仍進秩賜金閣於唐凡

五年民像以祠而王安石蘇軾作新田新樂詩以美

之徙同宿二州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貪虐刊匿名

書告變尚寬命焚之曰妄言耳衆乃安已而奏黜校

分士卒隸他營又徙梓州尚寬去唐數歲田日加闢

戶日益衆朝廷推功自少府監以直龍圖閣知梓州

積官至司農卿卒詔賜錢五十萬

種世衡

按宋史本傳世衡字仲平知環慶州蕃部有牛家族

奴訛者素屈強未嘗出調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

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

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

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

世衡蹴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

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羌酋慕思部落最

疆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

潛於壁隙中窺之慕思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

慕思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

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討之無不克有兀二族世

衡招之不至即命慕思出兵誅之其後百餘帳皆自

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

葛懷敏敗走羌兵數千人以援澤原無敢後者嘗課